

凭窗读史

2024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诞辰125周年。老舍出生在北京,其作品也多以北京为背景。这体现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深深热爱。不过,老舍的文学之路却始于英国伦敦。在最初的文学创作之路上,他受到了作家许地山的激励和影响。

1922年,许地山的《落花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便广为传诵。当时,此文被收入《初中新国文》《语文》与马来西亚的《华文》等国内外各种教材中。

这一年,两人在北京相识。两年后,两人又在伦敦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在伦敦,正是在许地山的鼓励下,老舍发表了《老张的哲学》,逐渐走上文学之路。两人在文学路上相扶相持,留下了一段佳话。上世纪三十年代,老舍曾这样说:“没有在英国经历,没有地山先生,我或许能成为牧师、武师,决不会成为小说家。”

1935年,居于青岛的老舍也写了一篇同名散文《落花生》,发表在《漫画生活》上。二人笔下的《落花生》各有千秋,许地山的撰文虽短小精悍,却字字珠玑,饱含哲理;老舍则以诙谐幽默的文笔,把文章写得宛如一段相声,寓意深刻。



老舍在伦敦。

从北平到伦敦 老舍与许地山的 文学情谊

在缸瓦市的快乐时光

1922年春,北京的缸瓦市基督教堂开办了一所英文夜校,这所夜校每周开课5次,学费每月仅收1元。老舍因住的地方离此不远,于是也报名参加了这个英语学习班。时间久了,老舍不但结识了该校的负责人,还加入了“青年服务部”,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也正是在此期间,老舍认识了许地山。获得燕京大学神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的许地山,常来此参加活动,而且有时还住在这里,故而这两个年轻人很快就熟悉了。

从攀谈中两人对彼此的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老舍知道了许地山出生于台湾,原名许赞贤,生于1893年,年长老舍6岁,因此两人熟悉之后,老舍称许地山为“地山兄”(老舍日记中常提及“地山兄”)。许地山也了解到,他的这位“小老弟”,出生在护国寺旁小羊圈胡同里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中,因生于1899年的立春,父母为他取名“立春”,许地山有时便直呼其名“立春”。

两人的身世也都颇为曲折坎坷。许地山生逢甲午海战,其父是台湾的爱国诗人许南英。当年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许地山的父亲便携全家迁徙到了福建。1913年赴缅甸仰光中学任教,1916年回国。1917年入燕京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再入宗教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皇城护军,不幸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阵亡。父亲去世后,老舍全家的生活便陷入困境,家中仅靠母亲亲自缝补浆洗,做些针线活的微薄收入供老舍读书。1918年7月,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京师学务局委任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

1922年,许地山与老舍在缸瓦市教堂相识时,许地山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老师,而老舍已经升任为京郊外北区劝学员。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两人的友谊不断加深。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1941年刊发于重庆的《小说月报》)中记录了在这里的一段时光:

初一认识他,我几乎不敢希望能与他为友,他是有学问的人哪。可是,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话,村的雅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

许地山的多才多艺在同时代的人中堪称是凤毛麟角。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在美术、考古学等领域均有造诣,他精通英文、梵文等多门语言,且熟稔西洋乐曲,深谙西画二黄,他不仅懂音乐的好,甚至能够创作与翻译东、西方歌曲。

不过令老舍更加钦佩的是许地山的爱国思想以及家国情怀。闲聊时,老舍曾听许地山讲过:他家从祖上就在台湾有很多的地产,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台湾被日本侵占了。日寇宣告,只要留在台湾的当地人,仍可保留家中地产。但若离开台湾,地产则要全部没收。而他父亲是有骨气的,便召集家中五个弟兄问谁愿意留在台湾,五个兄弟全说不愿意,于是父亲便率全家舍弃了台湾的地产而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后,他们家变得很穷,五个兄弟要为生计而奔波,但全家都不后悔,因为谁都不想当亡国奴。

1922年夏,老舍成为一名基督徒,并辞去了劝学员的工作,应聘至天津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兼班级辅导员。老舍因此短暂离开了北京。令老舍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他与许地山还会有一段旅居伦敦的记忆。

亦师亦友许地山

1924年,老舍到伦敦大学担任东方学院讲师,而此时的许地山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先于老舍来到了伦敦,正准备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

许地山在伦敦有一位好友名叫易文思。两年前,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也是缸瓦市教堂的牧师。易文思安排初到伦敦的许地山与老舍同住一室。当老舍得知自己的室友竟是好友许地山时,高兴极了:“他(易文思)告诉



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许地山。

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住在一处。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呢,除了说说话?”(1934年8月《良友画报》第92期中老舍散文《头一天》)

久别重逢的两位好友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自然都是惊喜之极。两人朝夕相处,对彼此更加了解。老舍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交往时的诸多细节。

老舍常看到许地山在灯下埋头写作至深夜,在许地山的影响与鼓励下,老舍也开始尝试写小说了。他花了3便士买了一个作业本,然后就在本子上开始了自己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创作。

在等待开学的那段日子里,许地山依旧如同“老大哥”一样,每天带着老舍在伦敦到处逛,这让初到伦敦的老舍对这座城市很快就熟悉了,同时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客观的认知:“我一到伦敦,就借着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那阴暗的一面,而不至于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与许地山都是健谈的人,二人能站在伦敦的街头,将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聊上三四个小时而忘记了吃饭,不知有多少个暮色黄昏与不眠之夜皆消磨在二人的闲聊之中。这段美好的往事令老舍终生难忘,他对许地山的为人品性也更加钦佩。后来老舍与郑振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他遇朋友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们说怎样,他总不驳回。比如说在伦敦的时候,有人提议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他便说好!又有人说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无论对任何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他的胸中没有世俗的城府,我从没见过他对谁疾言厉色,即使遇到佛事,他似乎也不会生气。”

1926年,许地山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他打算回国。某天,老舍趁许地山闲时,便拿出自己已完成的手稿《老张的哲学》给他看,并让他多提些意见。当许地山在看时,老舍心中不由有一丝忐忑,因为这毕竟是他写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此前老舍在南开教书时曾发表《小铃儿》)。

许地山一边在看,一边不时地笑。老舍难为情地问他为什么笑,许地山答:“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幽默,写得这么好!”许地山的表扬与肯定给了老舍莫大的鼓舞,接着许地山又说:“把这篇手稿寄回国吧。”老舍急忙说:“不行不行,我还要修改呢。”但许地山卷起

稿子,便寄给了上海的郑振铎。

时间仅过了两三个月,这篇小说竟被《小说月报》登载出来了。平生第一次投稿,就被名刊录用,这让老舍极为欣喜,也让老舍的自信心倍增。一鼓作气,老舍又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二马》等力作。

随着一部部巨作的发表,老舍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不过,老舍始终把许地山看作他的“文学引路人”,正如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提到,“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

《鸡雏图》凝结着两人的友谊

1927年,许地山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

1929年夏,老舍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1930年3月,老舍回到中国。同年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

回到国内的两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书信交流并不多。但两人的情谊依然深厚。1935年,老舍写下《落花生》,或许正是对许地山的怀念。同年,许地山受胡适之推荐,携眷南下香港,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教授,此时他们的交流更少了,偶尔也有书信来往。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提到了这样的细节:

自从他到香港大学任事,我们没有会过面,也没有通过信;我知道他不喜欢写信,所以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信给他了,仍然没有回信。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有,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然,从分会的报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感到心脏异常难受,当日突发心脏病在香港遽然离世,这年他只有48岁。此时的老舍正在四川为宣传抗战而奔忙,闻此噩耗,老舍在极度的悲恸中挥笔写就了《敬悼许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最好的朋友。忆及种种令人捧腹、令人茶怀的趣事,感激、欣赏与无限的惋惜之情相交织,过往二十年岁月交往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只可惜昔日好友间的趣事皆已成今日之泪源。你怎可以死呢……

从此,许地山的音容笑貌以及往事的点点滴滴皆成为了老舍心中永恒的印记。

1944年,许地山辞世的第三年,老舍写下一篇随笔:《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在文章里追忆了他找许地山向齐白石“索画”的趣事。

1933年的一天,因为此前老舍帮了许地山一个忙,许地山就问老舍:“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要什么?”因老舍深知许地山与齐白石先生熟识,于是就脱口而出:“我想要一张白石先生的画!”许地山找到了白石先生,以半价三十元的价格求得齐白石的一幅立轴:《鸡雏图》。

这幅画中共有十八只小鸡,鸡笼的门被打开,小鸡们纷纷跑出来嬉闹与觅食,个个栩栩如生。画上还有白石先生的题款与“白石翁”印一方,得到此画的老舍如获至宝,时常拿出来鉴赏。

抗日战争时期,忙于创作的老舍居无定所,但仍不忘在信中一再嘱咐家人《鸡雏图》万不可失。因为在这幅画中,蕴含了老舍对挚友许地山的无限怀念。

王晓宁

戏曲名家为长城义演

1984年10月21日的下午,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原意大利回力球馆旧址)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义务戏合作专场。这场演出售票每张六元,在当时已经是天价,但现场依然爆满,一票难求。

这场戏是由天津戏曲界的二十位老先生发起并主演,几大戏曲院团联合举办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大型义演。当时的发起人(以姓氏笔画排列)分别是:丁至云(京剧)、王玉馨(河北梆子)、王则昭(京剧)、王鸿瑞(评剧)、六岁红(评剧)、厉慧良(京剧)、朱玉良(京剧)、陈佩君(越剧)、陈素真(豫剧)、宋鸣啸(京剧)、张世麟(京剧)、李荣威(京剧)、金宝环(河北梆子)、赵松樵(京剧)、赵慧秋(京剧)、程正泰(京剧)、筱少卿(越剧)、筱玉芳(评剧)、袁爱花(越剧)、鲜灵霞(评剧)。

老先生们在感谢词中写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倡议,使我们这些天津戏曲界的老战士激动不已,我们虽大多年逾花甲,然而也要为修筑万里长城添上一把土,增上一块砖。”



一九八四年戏曲名家参加“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义演时合影。夏冬图

84岁京剧名家客串报幕

大幕拉开,上场门工作人员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缓缓走到舞台中间。这位老人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鲜灵霞。1984年时,鲜灵霞64岁,与此同时,下场门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搀扶着刚刚过完84岁生日的京剧名家赵松樵上了场。因为这场演出是义演,为了压缩成本,所有的演员都是身兼数职,不但自己要表演拿手绝活,还要在其他人员演出时担任报幕员,或者跑龙套。鲜灵霞和赵松樵是第一场节目的报幕员,他们一登台,台下顿时四角叫好,观众的声浪一阵阵地在大剧场回荡。

由于激动,又或许是因为岁数的原因看不清手里的报幕词,再加上老先生也没当过报幕员,这是头一回!赵先生一时不知所云,因为在舞台上,戏曲界有这么一句话“宁可胡诌,也不能不说”,所以赵松樵先生就记住这句话了,他不得不使了一段“现挂”,反而赢得了观众一片满堂彩。

“第一个节目是《钟馗嫁妹》……”赵松樵和鲜灵霞报出了头一出戏的节目单。京剧名家厉慧良先生报幕,赵慧秋先生报幕。这本是一次难得一见组合,再加上钟馗妹妹丫鬓的扮演者,竟然是原天津市豫剧团素有豫剧五大名旦之称的豫剧大师陈素真,而钟馗的丈夫杜平则由天津市越剧团的第三头牌陈佩君先生饰演,使得首个节目的演出阵容就极为强大。

陈素真先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把她的拿手戏《梵王宫》中的搓步儿、穿袂、穿裙子、甩大辫儿、扇子功等绝活全都使上了,而且巧妙融入了钟馗嫁妹的剧情。厉慧良先生扮演的钟馗看到陈佩君先生扮演的杜平面白都是越剧味的,因为她本来就是越剧演员嘛,道白是:“原来是钟兄,失礼了。”这时厉先生也学着她的口音说:“今晚与你二人完成花烛。”后边的词儿原本应该是“料无推辞的了”,厉先生没说这句,反而来了个“现挂”,他说了句上海话:“好不啦?”顿时全场一片掌声和欢笑。

接下来三个片段分别为:由王玉馨先生报幕,京剧名家丁至云、王则昭演出的《坐宫》片段;张世麟先生报幕,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季彩霞)主演,武志亭、王福安、姚秉玉助演的河北梆子《喜荣归》“会夫”一场;陈素真先生报幕,天津市越剧团的越剧名家袁爱花、筱少卿所演《孟丽君》“探病”一段,观众也分别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秦香莲》阵容强大

再接下来是程正泰先生给评剧《秦香莲》报幕,从这场开始,报幕的老先生开始逐渐放松、自然,不再是一派严肃的表情了。

评剧《秦香莲》“见皇姑”一段由天津评剧院六岁红(孙芸竹)老师扮演秦香莲,筱玉芳(冯粹娟)老师扮演皇姑。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秦香莲》中,中国评剧院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出演秦香莲,筱玉芳则配演皇姑。时隔三十年,筱玉芳在此次义演中再次扮演皇姑。

包公的扮演者是评剧表演艺术家王鸿瑞。一开锣,主人们还没出场,四个宫女迈着碎步先上来了,她们先得了个碰头彩!原来这四个宫女的扮演者不是别人,正是京剧名家丁至云、赵慧秋、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越剧名家陈佩君。三大剧种的四大头牌客串宫女,老四位“斜一字”站成一排,台下叫好就“隆”了。演出后,丁至云在后台笑着对采访她的报社记者说,平生第一次给别人来官女这个活儿,心里还怦怦直跳呢!

接下来,朱玉良先生的报幕就更有意思了:“下一个节目是《辕门斩子》,杨延景由王玉馨扮演(杨六郎在河北梆子中叫杨延景,在京剧里叫杨延

昭),焦赞由京剧名家李荣威扮演,孟良由京剧名家宋鸣啸扮演……”台下热烈的掌声就更停不下来了……

根据剧情,四个龙套需要跑着上。“头旗儿”厉慧良人高马大,他一这一跑,撒了欢儿了,剩下三个女龙套都跟着一起跑,这可要了“三旗儿”王则昭王老太太的命了,这老太太就得在后边紧跟着跑。这堂龙套上齐了,还没等角儿上了,台下掌声足足响了得有一分钟。王玉馨老师有这四位龙套坐镇,再加上两位京剧脸谱名家保驾,自不必说,更是演唱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乐队的伴奏也是一板一眼、珠联璧合。事后,人们才得知,河北梆子剧团一天还在河北省黄骅县演出,忙了一夜,演员凌晨两点才睡,六点钟乘汽车往天津赶。到了剧院,又忙着化妆。下午四点钟上演时,他们还没吃午饭。尽管如此,整个演出却充满火一样的热情。

清唱尽显名家功底

六个折子戏唱罢,后边接着清唱。鲜灵霞、赵松樵、程正泰、赵慧秋,最后一个清唱的是朱玉良,五个清唱的演员都发挥得相当出色。

鲜灵霞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台前,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唱《杜十娘》中骂李甲、孙富一段时,她有声有情,表现出了杜十娘的满腔悲愤,前台、后台很多人眼眶都湿润了。这次义演前,厉慧良先生亲自去家里,请久未登台的鲜灵霞再次出山,她说道:“不用请!修长城这爱国的事,肯定不能落下我!”

天津京剧团著名花脸演员朱玉良清唱的《铡美案》,最后一句应该是“咬定了牙关你为哪桩?”朱先生却现场现挂了一句吉祥话,唱的是:“祝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现挂现挂也是天津戏曲界老先生的一个特色。

赵慧秋老师来了一段自拉自唱的《春秋配》,后来观众不饶她,又返了一段《锁麟囊》,这才打住。

程正泰唱齐了“洪三段儿”(京剧《洪羊洞》里的三大段唱儿,简称“洪三段儿”)才打住。总之,就是兜四角的好儿!

给赵松樵清唱报幕的还是南方口音特别重的越剧名家陈佩君。赵先生唱了一段《徐策跑城》,城楼一段高拔子垛板,神气十足,一气呵成,让观众大呼过瘾,掌声不让他下去。这时候陈佩君上台奔着赵先生走过去,连连问他:“您还能再唱吗?”赵先生说:“没问题!”陈又问:“还唱什么段子?”赵先生说:“接下去。”意思是接着唱《徐策跑城》高拔子后边的原板。陈佩君先生转身就对台下观众说:“下面,再请赵先生唱一段《接下去》。”台底下“哄”的一声都笑了,也体现了老先生的风趣幽默。

为朱玉良报幕的是李荣威,最后一位报幕的是宋鸣啸,这场演出,当时天津京剧院的三大花脸名家都凑齐了。

这场义演的最后大轴是张世麟先生的《挑滑车》,这场演出安排得可谓是有文有武,热热闹闹,精彩纷呈,皆大欢喜,演出圆满成功。

天津戏曲界的这场义演据说是京剧名家厉慧良先生精心策划的。厉慧良先生骑着自行车挨家去请各位名家,当时很多名家都已经退休,或因为身体原因久未登台,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这件大事和厉先生的努力,最终促成了这场演出。老艺术家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可见一斑。而且这场戏是所有的艺术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全部善款捐献给了蓟县黄崖关长城修复工程。遗憾的是,当年因为条件所限,这场演出没有直播,也没有录像,唯一的几张现场实况的照片,还是时任天津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夏冬老师拍摄的,弥足珍贵!

唐文权